

新詩組 高雄獎

街貓生存法則

何郁青



何郁青

個人簡介

一個愛植物的女人，喜歡在空闊的屋子裡把音樂放得大聲一些。喜歡出發，到一個旅店住一天兩天，遇見陌生的人，陌生的光線，在陌生的地方醒來。喜歡彈吉他，感覺隨時光過去，跟某些旋律漸漸變熟。親近文字是一種天性，文字最初或許是聲音，像心跳，像雨，像星星隔著遙遠的光年，對地球說的那些話。書寫或許是翻譯，是把聽見的聲音，盡可能如實地敲打成一枚一枚的字吧。

得獎感言

常常遇到街貓。常常驚訝於牠們身上有一種與家貓截然不同的氣質和神態。或許是孤傲，是盤據車頂或屋簷，目空一切，也睥睨一切。或許是一種令人心疼的畏縮，身上帶著傷口，帶著斷尾或瘸腿，遠遠聽見行人行車的聲音，就敏感地逃跑，躲到看不見光的地方。有些街貓的神態則讓我羨慕不已。牠們悠悠晃晃，閒散自在，像雲遊者，像擁有著一大片一大片土地的富有地主，像擁有著無限時間，不衰老也不死的神祇。街貓讓我意識到我這個存有者的有限與偏頗。也讓我隱約意識到，我生存在世，因為我對生存的執念以及錯視，許多世界向我短暫開啟之後便恆久關閉。謝謝街貓。謝謝所有流落在街上的一切生靈。包括我們。

身為街貓，
身為海風和日光
所哺育的，自由的後裔，
第一條生存法則，就是不要
相信生存有多麼重要，
多麼值得我族念念在茲。

不要貪戀
三和市場裡那個老是叼著菸的
賣魚老頭子，扔給你的
一切，儘管那些，比如說赤筆仔魚，
比如說海鯽的尾鱗，
都是十分美味的，
嚼起來，怎麼說呢？
像西北雨那樣多汁，像樹上
最紅又最沉的那顆木瓜。

不要撒嬌，
不要喵得像
快要過期的牛奶糖，那麼
黏搭搭的，那麼易招螞蟻。

不要稀罕別人
誇你可愛，
因為就在你最猝不及防的一個時刻，

可愛將會狠狠背棄你
連同有光澤的毛色，連同柔軟的身軀，
連同純真，和無價的信任。

你將會世故而衰老地度過大半輩子，
只同畸零負傷者
親密相依。

例如那個在五塊厝公園的長凳上低聲飲泣的業務員
例如長老教會旁的矮屋裡
那位深居簡出的
喪子的婦人，她摸你，
但她的眼神穿過了你，
看向現世之外，
看向生之外。

不要感傷，也不要羨慕
有家之貓。無有歸屬乃是
莫大的榮耀。在流浪途中
和你相接的陌生人們，將叫喚你
以不同的詞語、聲腔，
象徵和隱喻：黑煤，白襪，小不點，臭
貓咪。那些都是你，
也全都不是。是的
這樣的含糊，多麼有利於生存。

有利於輕盈地躍上一面隔開此與彼的石牆，
在那裡，不發情，不曬日光亦不理毛，
只是孤獨地待上一會兒，嚴肅而緘默，
是的，像個不太自在的客人那樣。

新詩組 高雄獎

〈街貓生存法則〉評語

楊澤

好久沒讀到這樣酷的一首詩了，不是「酷酷」的，而是一個字，「酷」。

白居易說，「天涯淪落」；杜牧說，「落拓江湖」；倘詢之於此酷詩中的街貓大姊大（或大哥大），則嘿然不語，蓋街貓雖是凡鳥一種，卻與一般家貓大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開宗明義，詩人即毫不含糊的告訴我們，身為「海風和日光／所哺育的，自由的後裔」，街貓的自由乃是某種自生自滅式的絕對自由，因為面對現世惡劣的生存環境，身為街貓，牠們的第一條生存法則便是，「不要相信生存有多麼重要」，多值得「我族」念念在茲。

像道閃電，也像道陰影，這份否定性劈空而來，貫穿全篇，正是此詩酷美學核心，在詩人隨後引領讀者深入街貓世界時，復被巧妙的和諸多儼然值得肯定，值得一提再提，甚至反覆咀嚼，回味的貓之生細節一一如「美味」的赤筆仔魚和海鯽尾鱸，「多汁」的西北雨，還有「最紅最沉」的那顆木瓜一一結合起來，構成絕妙的光影圖案。

詩人寫貓，同時也寫人，不管是「三和市場裡那個老是叼著菸的／賣魚老頭子」，還是「在五塊厝公園的長凳上低聲飲泣的業務員」，還是那位「深居簡出的／喪子的婦人」，人貓一路並寫，對寫，既處處相對應，又處處相觀照，筆下眾生相因此讀來滋味橫生，復如橄欖回甘。